《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

聂鸿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据《夷坚志》记载,契丹小儿在学汉语时往往会无谓地颠倒两个等立分句的次序。本文指出这种现象在西夏人翻译汉语文献时也曾出现,它应该是当时初学者的共同习惯。

关键词:契丹;西夏;翻译
中图分类号:H2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1)02-0118-03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契丹诵诗"条载[1](P514):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这段话作为史籍中关于契丹语序特征的惟一记述而屡被后人征引。洪迈的《夷坚志》属于志怪小说,所述大多荒诞不经,所以人们很少仔细分析这段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契丹语的真实情况。事实上,身为契丹遗裔的王补所讲的笑话并不像书中其他神鬼故事那样无稽,现在我们可以证明契丹人把贾岛名句"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颠倒读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是合情合理的。

可以相信,契丹诵诗和契丹译诗都遵循着同样的语序规则。契丹语虽然久已失传,但从现存的蒙古语族或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推测,假如真的要用契丹语来翻译贾岛的诗,那么把"鸟宿池中树"的语序颠倒成"池中树鸟宿"(水底里树上老鸦坐),把"僧敲月下门"的语序颠倒成"月下僧门敲"(月明里和尚门子打),这应该是完全正常的,也是不需要详细证明的。现在的问题仅仅是,以一般的翻译常识来处理"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这样的等立复合句时,译者只需按原顺序先译第一分句,再译第二分句就可以了,而契丹人竟然连这两个等立分句的次序也颠倒了,这种毫无语法学意义的行为究竟是王补杜撰的笑话还是当时确有的事实?在这方面,与《夷坚志》同时代的西夏文献为我们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种拟题为《经史杂抄》的西夏文小书,原件于 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这本书是摘评汉文典籍中的句子拼凑而成的[2](P35),全书至今未获解读,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西夏人在翻译汉文的等立复合句时,也像《夷坚志》所说的契丹人那样把两个分句的次序颠倒了过来。

收稿日期:2001-03-10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男,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汉语和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研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下面是具体的译例。

《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经史杂抄》第2叶译作:"孔子曰:不忧虑民庶贫困而忧虑其不安乐,不忧虑民庶寡少而忧虑其不平均。"[3](P117)等于把原文颠倒为"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参看附录1。

《孝经·广要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史杂抄》第3叶译作:"《孝经》曰:安上治民无出于礼,移腹易心莫过于乐。"[3](P118)等于把原文颠倒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参看附录2。

《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经史杂抄》第3叶译作:"《礼记》曰:大礼与天地同上下,大乐与天地同和合。"[3](P118)等于把原文颠倒为"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参看附录3。

《庄子·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经史杂抄》第11叶译作:"庄子曰:鸦不画自黑,鹤不浴自白。"[3](P122)等于把原文颠倒为"乌不日黔而黑,鹄不日浴而白"。参看附录4。

《论语·卫灵公》:"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经史杂抄》第20叶译作:"孔子曰:习学得禄食,习耕亦有饥。"[3](P126)等于把原文颠倒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参看附录5。

《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经史杂抄》第31叶译作:"《论语》曰:不行戒而罚者,乱也;不指教而捕杀人者,怨也。"[3](P132)等于把原文颠倒为"不戒视成谓之暴,不教而杀谓之虐"。参看附录6。

历史上的西夏和契丹是同时代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地域相接,对中原汉文化也有近似的理解。尽管西夏和契丹语言系属迥异,但它们的主要语序特点相同,两国的人们对汉文献的翻译手法也是一致的,"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的西夏译文语序也可以是"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夷坚志》所述契丹人颠倒两个等立分句的翻译手法并非偶然情况,更非王补的故意编派,而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共同的习惯。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种颠倒等立分句的翻译手法在《经史杂抄》以外的西夏译著中是不见使用的,而《经史杂抄》是迄今所知的西夏文献中世俗味道最浓的作品,它的编译者很可能是一个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乡塾先生而非当朝硕儒,这恰恰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无谓的颠倒文句为什么只在"契丹小儿初读书"时出现。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刚刚接触外民族语言的时候,如果这种语言和他母语的语序不同,那么这将成为初学者头脑中最强烈的印象——汉人和契丹人都会觉得对方说的话是"颠倒"的。初学者缺乏对外民族语言的理性认识,他们往往会过分地强调"颠倒",以致把不必颠倒或不该颠倒的文句一概颠倒了过来。以后随着交际实践的积累和对外民族语言了解的深入,初学者才会慢慢地明白哪些文句是应该颠倒的,哪些文句是不该颠倒的或不必颠倒的,这时他们就变得成熟起来了。作为政府官员的王补大约是个兼通契丹语和汉语的成熟知识分子,他取笑契丹初学者把必须颠倒的和不必颠倒的文句都颠倒了过来,其缘故正在这里。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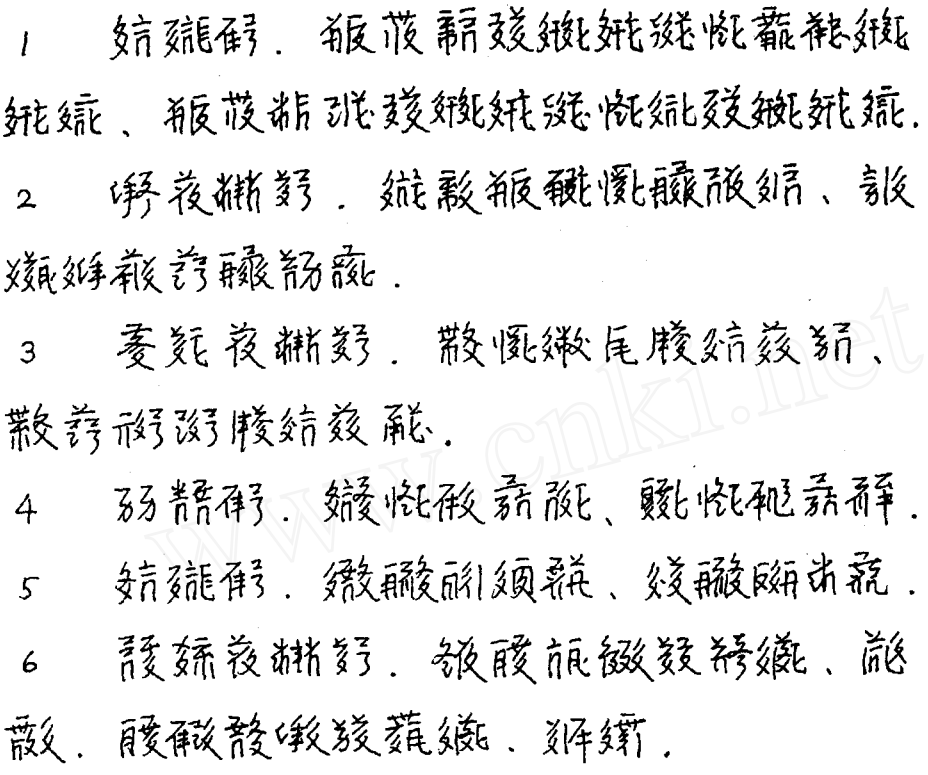
[1]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2]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附录：



[责任编辑：黄锡惠]

New Evidences for "Khitan Reading a poem" in Yijian Zhi

NIE Hong - yi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Research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Yijian Zhi told us that khitan children used to unreasonablely invert the order of two co - ordinate clauses in learning Chinese.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present paper that such facts also occured in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must have been a common custom of beginner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Khitan, Tangut, translation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